

张瞭原散文

我不知道为什么

花诗歌文库 主编 张瞭原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出版社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张瞭原著.-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5.2

ISBN7-5071-1506-1

I.我… II.张… III.散文-中国-当代-选集.IV. I·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 024796 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

作 者 张瞭原
责任编辑 贺广生
封面设计 严 璐

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泰山文印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印张
字 数 2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71-1506-1/I·138
定 价 22.00 元



李燕杰

我是爱诗的，尤其爱诗化的散文。

我是爱散文的，尤其爱散文中的诗。

我是爱美的，尤其爱爱中的美。

我是重爱的，尤其重美中的爱。

人的一生怎能没有诗化的散文？

人的一生，又怎能没有散文的诗？

人生，怎能没有美，

人生，怎能没有爱。

诗，是真善美的化身！

散文，是情志趣的显示！

《花诗歌文库》是几位年轻人的诗与散文的汇集。它的问世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在这些诗与散文中，有美也有爱。我是赞赏大美与大爱的，他们的著作中虽然多为自我生活之美，自我生活之爱，我们从其中却可以延伸出人间的大美大爱；世间的至美与至爱。

人生在世，当视野拓宽的时刻，人生在世，当心境开阔的当儿，人会变得很坦荡，很开朗，很潇洒……在其中必然蕴涵着作者对人与人生的关爱。

像这几位年轻的作者，他们文中有泪，诗中有歌；诗中有悲伤，诗中也有惬意。

他们在诗与散文中感受哲理。

他们时时在体察。

他们处处有感悟。

当人们从这无羁的思絮中，找到了人间与环宇的本元，人就会变得更达观，更有哲理的思辨，当这些凝结为诗的散文，或散文的诗的时候，人们会从中感悟到浓浓的诗情，深深的哲思，以及生命中的新意与趣味。

当我们在宁静的夜晚捧读这些佳作时，也会产生一种共鸣与共振，也会同作者进入一种值得体察的意境，这时，主观与客观达到了统一，现实与理想达到了统一，这时，也许会进入诗中，进入梦中，走进一种值得欣慰的美好境界。

它让我们共同体察诗中之美。

它让我们共同感受文中之义。

当人们都进入诗与美的意境时，人们的心境也会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境界时，必然会萌生新的更加绮丽的诗趣时。

心灵会得大净化。

哲思会得大提升。

这时，彼此将在如诗如画的境界中，不仅形成更多的诗情，更能形成新的哲思，人也会变得更清纯，更高尚，更有魅力。

使美在爱中！

使爱在美里！

使人生多些诗情。

使生命多些哲理。

青春也许会伴随岁月流逝，但青春绝不能在岁月中枯萎。

心中感受一种真爱。

梦中体悟一种真美。

使美仑美奂的人生更加惬意。

读读这些诗与散文吧。

读诗与散文如同插上梦的双翅，在梦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这梦，也许是诗与散文所引发的联想、梦想、幻想、理想……

是以有序。

2004年12月12日

于山水宾馆915室

外面的世界（代自序）

深深地痴爱着这首歌，每次听起来，总是泪雨潸潸。歌词表达的是离苦，但更让人对别离产生一种期盼；歌曲的旋律那样的感伤、孤寂，竟让人对感伤与孤寂产生了一种向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男人，永远在书写一个离家出走的童话，口吟怀乡的恋曲。

深深地痴爱着故乡，痴爱着我的童年我的先人我的果园我纯朴的乡音。我曾与她贴得很近很近，甚至融为一体。然而，就在我大学毕业即将回归她的怀抱之际，她却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养我育我疼我爱我的父亲像一棵熟了的麦子，一夜之间被季节收割，储进那片我魂牵梦绕的土地——自然的粮仓。为了逃避那份伤感，战胜那份孤独，我被自己放逐上了流浪之路。我宁愿在若干年之后拄着拐杖，跪倒故土，跪在先人墓前，哭一声“我回来了！”不管那时把浮生看得多么荒唐，多么虚幻，只是这一刻，我无法扑进她温柔的怀抱之中。

故乡，只能是一个遥远而沉重的梦，她之于我，我之于她，其意义都仅仅存在于时间与空间造成的距离感之中。外面，苍茫的人海，无垠的天地，才是男儿的世界。

常常喜欢独自一个人到全然陌生的环境中呆呆。于是，常常一个人去海边沙滩，一个人逛大街，茫无目的地乘坐公交车，甚至到火车站，看行色匆匆的旅人，来来往往。而最惬意的是坐长途汽车旅行——汽车引擎嗡嗡地响着，仿佛是一首催眠曲，给人慰安，给人静谧。那一刻，真愿意就这么永远匆匆地赶路，像宇宙间靠惯性飞行的星星，永不停息。前方的目的地，恰恰构成一

种威胁，它昭示人们，不管路有多远，总有一个尽头。

永远把希望寄托出去，永远把此时此地当成漫漫人生一个平凡的小站，一切都仅仅在于过程本身。我不去想这样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玩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你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彼此相遇是偶然，素昧平生才是必然；留下印像是偶然，匆匆擦肩而过相逢不相识才是必然；怀念是偶然，相望才是必然……

在呼啸的长途列车上，一个暮色苍茫的夜晚。路旁，山里人家，一个小院，朦朦胧胧的灯光点缀了我的视野，车一转弯，顷刻间小院与灯光消失了。这消失对我是永远的。那个小院，也许凝聚了几代人生活与追求的全部，对于我，却只这么一闪即逝。但是，这个小院毕竟进入过我的视野。那么关于我呢？关于这个车上的任何一个人呢？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追求，他的失落，他的欢乐，他的悲哀，他的所爱，他的所憎，一个个鲜活生命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切，对于这个小院中的人，只是一个零，一个虚无。

这世界实在太太，太大，假若你有足够的勇气走出你现在生活的圈子，到任意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生活一阵子，你都会发现一个崭新的天地，其中有些东西甚至可以关乎你刻骨铭心的爱与恨，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而假若你缺乏这种勇气，你就只能是现在的你。

——走出去，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等于再造一个自己！在这种意义上，重复，真的等于生命的自戕。

如果世界上其余的一切注定与你毫无关系，你又何必白白地赖在这个世界之上呢？！

作者于厦门海滨

目录

序 李燕杰

自序 外面的世界

父亲的苹果园

天堂(之一).....	3
生命阐释.....	8
生命,仿佛一夜无从挖掘的梦.....	11
父亲的苹果园.....	24
美园.....	27
病狗卡趟.....	30
来福.....	35
金鱼之死.....	40
带生命回一次家.....	42
留下还是离开.....	47
答案就在风中.....	51
生命的意蕴.....	56
去那蓝色中飞翔.....	58
穿越生命的霞光.....	60
生命三章.....	63
姨婆.....	66
神猎.....	73

怀念1983年夏天

怀念1983年夏天.....	79
中学时光.....	87
中汤风韵.....	93
感念烛光.....	97
童年来电.....	100

远方·····	103
窗外·····	104
问春·····	106
往事·····	108
春夜，给我远方的姑娘·····	111
清华园问水·····	113
草坪吟·····	116
小屋·····	119
西湖风景·····	121
赠你一株理智草·····	123
厦门问茶·····	125
雨中登石人山·····	128
谒墨公城·····	134
寻梦虎牢关·····	136
龙门呓语·····	138
夏日桃林·····	140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

水墨杭州·····	152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	155
绍兴怀旧·····	159
肌肉松弛的青春·····	162
寻找故乡·····	165
深圳湾暮色·····	169
"非典"时期的爱情·····	172
天府印象·····	175
生命的礼赞·····	181
夏至日的下午·····	184
小城安康·····	186
嘉州酒店·····	190
活力四川·····	196
初访山城·····	199

成都,一个来了便不想离开的地方	204
陌上园	206
再见京华	211
一种想要的生活	215
雨夜	219
北京生活	222
经年的花香	227
七月的花水湾	232
再见师大	236

魅影

爱巢	241
抓紧我的手,别丢	243
两个人在一起,真好	247
寄远方	249
走过四季	251
苹果与丽人	254
美感爱情	257
爱情三道关	260
拔牙记	265
梅花三弄	268
心榭	270
别	272
谢谢你的爱	276
怀念沙地	280
魅影	283

跋

人生旅途	292
《我不知道为什么飞》读后絮语	
冯一牧	295

瞭原的诗33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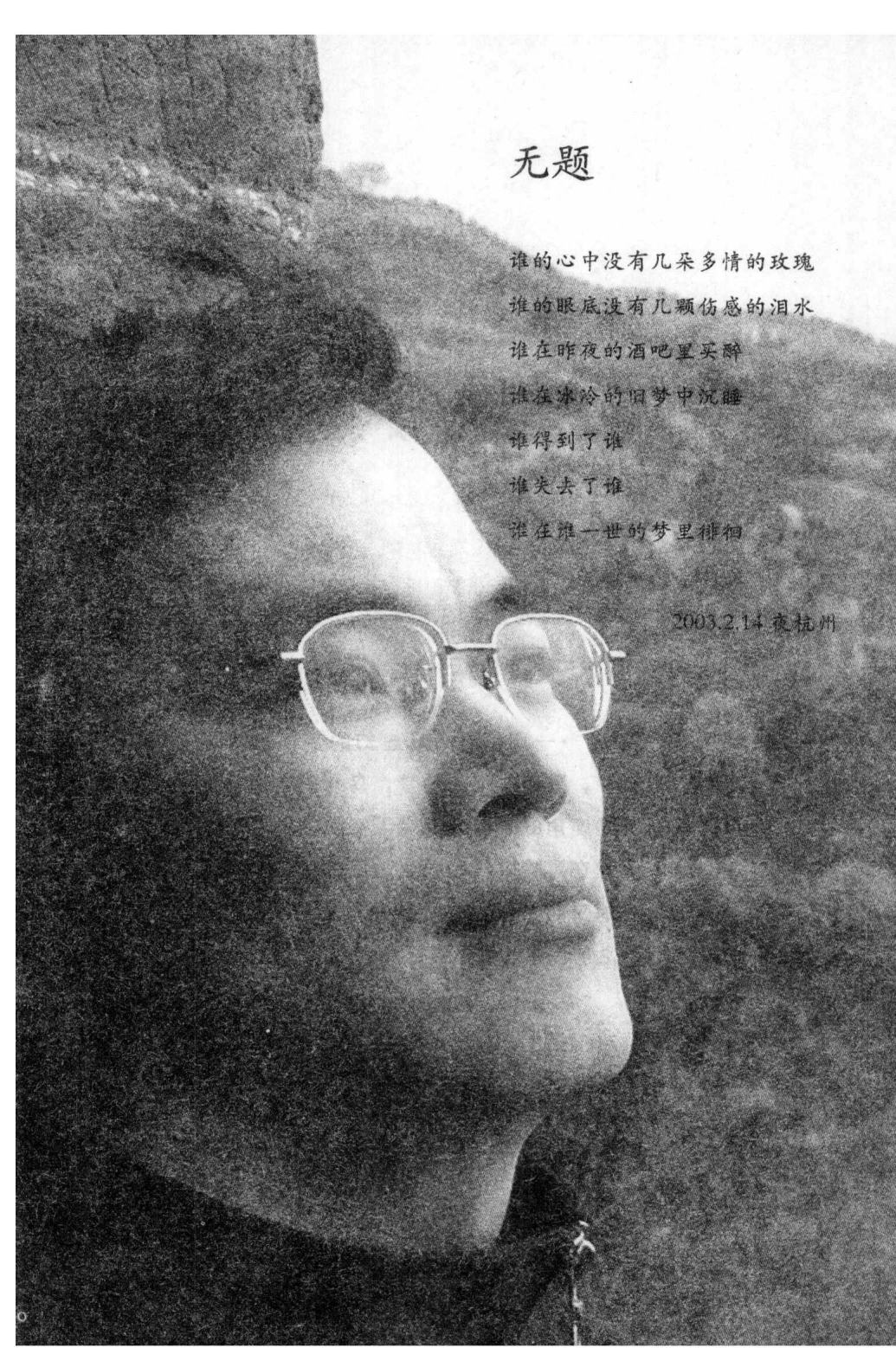
父亲的苹果园

· 读 者 自 己 的 书 房 · 读 者 自 己 的 书 房 · 读 者 自 己 的 书 房 · 读 者 自 己 的 书 房 ·

· 面对父亲的果园

我两手空空 泪流满面

· 一切都是一场虚幻的梦，庄周是蝴蝶的梦，陶潜是菊花的梦，鸟儿是自由的梦，树枝是鹿角的梦，大海是天空的梦，土地是宇宙虚幻在黑暗中的梦，我是你的梦。梦的源头是你的来处，梦的结尾是你的去处，在梦没有破灭之前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无题

谁的心中没有几朵多情的玫瑰
谁的眼底没有几颗伤感的泪水
谁在昨夜的酒吧里买醉
谁在冰冷的旧梦中沉睡
谁得到了谁
谁失去了谁
谁在谁一世的梦里徘徊

2003.2.14 夜杭州

天堂（之一）

——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

众姊妹当中，我排行第四。前面的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他们上学时，我们这个世代隶农的清贫之家，正被一场噩梦所吞噬。由于政治的迫害，父亲从部队转到了地方，在单位里受着歧视。儿子从军官沦为平头百姓，心高的奶奶受不起乡村的幸灾乐祸和投井下石，一怒成疾，躺下就是六年，最后不顾儿女的苦苦挽留，抛却红尘里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留下一本清债，撒手人寰，自己寻清静去了。奶奶病的同时，自小讨饭的爷爷也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爷爷比奶奶近些人情，在医院折腾了两年，终于扶着拐杖又站了起来。而在部队时整日整夜像上紧了发条、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此时突然之间空闲下来，心里陡一松懈，长久辛劳积聚的各种病痛同时朝他逼来，在奶奶去世、爷爷出院之后，父亲也住进了医院。这样三番五次地与医院的交道，给我们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长久地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以致十多年后的某一天，父亲终得重见天日，回首身后，依然拖着那条长长重重的尾巴。兄弟姐妹在那噩梦笼罩的年代里，跟着母亲在农村艰涩地读完了小学，读完了中学，农村教育质量差，毕业都没能考上大学，便辍学在家，拾起了先人们丢下的农具。在农村，他们的学历已算是最高的了，许多家的孩子根本就是没上

过学的文盲，家长有些眼光的也只不过供两个小学毕业生罢了。而父亲对于兄弟姐妹们的没上大学，一直有着一一种内疚的心理，并将罪责归咎于自己没能力将儿女们弄到城里来念书。

从部队转到地方十五年后的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父亲在政策上得到了落实，下半年，我和弟弟妹妹三人便被父亲接到了城里，插班入了学。那年，我十三岁，弟九岁，妹七岁。

父亲所在的县外贸公司在城外火车站旁有个露天货场，每天都有矿石或其他货物被运来，在那里停放，再被运走。货场边有两幢柴瓦房，是仓库和看货场人住的房子。货场周围是一片田地，田里长着绿葱葱盈膝深的玉米苗。初进城时，父亲就住在货场边的一间被隔成单间的小库房里，房子矮小，陈旧，约十二三平方米，最显眼的家具是靠墙的一张床，也是我们家最必需的家具。乡村里没有人见过火车，每次和小伙伴们争论起火车共有几个轮子，我总因回答不出而自惭形秽，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仔细地数一数火车的轮子，回乡时也可跟小伙伴们讲了，所以当父亲说住在火车道旁的嘈杂和不安时，我和弟、妹都竭力表现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一天，我和弟和妹坐在门前，数了一天的车轮，补偿了远山生命中的一种缺憾。到了晚上，由于第二天就要去学校读书了，父亲早早地将我们赶上了床。半夜里，我从梦境中被一阵强烈的轰鸣声惊醒，黑暗里我感觉到地在剧烈地摇晃，房屋在颤抖着发出“嗒嗒”的声响，我以为这是我心目中的地震了，我猛地坐起来，我担心单薄而简陋的房顶会坍塌下来，我拽亮了电灯，我看到桌子上的茶杯和牙具在轰鸣声中很有节奏而欢快地蹦跳着，头顶上，燕窝里的燕子“吱吱”着，有粉末状的尘雾毛毛雨般纷纷而下。夜静极了，喧嚣的市声在黑夜里都安息了，只有火车从屋前呼啸而过的声音，我感到那声音，打从村童孱弱的心头碾过。

惊醒了父亲，看到我惊愕的样子，将我的头抱到他的怀里，母亲般地拍着我：“别怕，睡吧，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人，是一种很容易被同化的东西，比如，在厕所里蹲得久了，便不觉得臭，在黑夜里呆得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蝙蝠或夜莺一样，在震颤和恐惧里，没有几夜，我便能枕着车轮的巨音很惬意地任它碾着我的呼吸而安然成眠了。

铁路是城市的围墙，货场被拒绝在城市之外，每天我们都要穿越铁路再走两三里路，到城市深处的四街学校去读书。铁路上火车来来往往，父亲怕不安全，三令五申严禁我们穿越铁道。铁道下面有一条我称作“蛇腔”的宽不足两米，长逾十数丈的涵洞，涵洞偏僻，低矮，没有灯光，白天走在里面，对面走过人都看不清面目，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安全，我凭着儿童纯正的心境日里夜里摸着涵洞两侧的墙壁，从那黑暗中往来。

转眼到了深秋，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走出涵洞口，看到货场后面的玉米地深处，许多人围着两辆警车，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也凑热闹地甩着书包，飞奔而去。玉米棒已经掰过，干仄的玉米棵还没有砍，东倒西歪的，穿过萧瑟的玉米林，枝叶打在脸上出奇的疼。玉米林把三个坟头围在中间，三个坟头又把人们围在中间，人们中间围着什么？我看不见。我后退几步，爬上一个坟头，目光从人们黝黑的头发间穿过，落在一个弯着身子手里正操着什么的穿白大褂的警察身上。“他在干什么？”好奇的我跑下坟头，曲下身子从大人们的腿缝里钻了进去。一个女人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面前，白大褂警察正操着细小的刀片杀猪般地破开胸膛，摘取着一件件物什，乌黑的腔口和乌黑的血，黑暗了我眼前的空间，黑暗里闪烁着无数的金星，我扒开人群，冲出去，一溜烟儿叫喊着跑回小屋，摔上门，扑到床上，钻进被窝里。脸上

被玉米叶子划破处，火辣辣的生疼。

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害怕“蛇腔”里的黑暗和闷气，每晚我放学回家，惊恐地走到涵洞口时，父亲总拿着手电，守在那里，我牵着父亲的手，颤抖地走过往日欢愉的黑暗。

深冬的一个夜晚，天出奇的冷，雪落在地上便硬在了一起，滑滑的，我踩着脚下的咯吱咯吱声走向涵洞，父亲，一如既往地站在那里，老远便晃着手电叫我。涵洞与货场中间是一段不长但狭窄的人行道，路边被卖煤土的人挖出了深坑，父亲将我让到路的中央，手电光始终照在我的面前。突然，他脚下一滑，身子一歪，一跤跌向路边的深坑，牵着我的手没来得及松开，在他跌在坑里的同时，我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我一翻身爬了起来，唤着父亲，拖着他的胳膊将他拉蹲了起来，父亲坐在地上，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我跪下身子，在他背上捶打着，呼喊着的，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才缓过气来，示意我拖他的一只手，他的另一只手按在地上，吃力地将身子撑起来。我扶着父亲从雪坑里爬出来，走上小路，父亲嘴里一个劲地道着歉，说他脚下打滑，把我给连累了。我听着父亲的话，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一酸，刚刚的害怕一下子全化作了泪水，说：“您以后就不要来接我了，我自己已经习惯了。”父亲摇摇头：“城市太乱，你又太小，让人不放心。”

之后的深冬、初春、仲春的每个夜晚，只要我出现在涵洞的远方，父亲都卫兵似的守在漆黑的洞口，带我一起回家。

.....

2004年7月于北京

天堂的电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在你怀里长大
无论风吹雨打
我都不担心害怕

是你教我一句话
好男儿要立志奋发
啊，爸爸，你的话
激励我走遍天涯

十年前的那个午后
泪和着雨不停地下
你紧握着我的手儿
从此再没说一句话

多想给你打个电话
告诉你我已经长大
请你不要放心不下
我会照顾好弟妹和妈妈
多想给你打个电话

告诉你我已经成家
娶了妻子怀了娃娃
很快也将成为爸爸

多想给你打个电话
辛酸的事和你拉拉
为了梦想走遍天涯
尝尽人生酸甜苦辣

多想给你打个电话
担心你会孤单害怕
可我没有你的号码
空望着天泪如雨下

家乡田野开满了花
老的败了新的开了
一年一载一冬一夏
一生一世苦乐年华

2004年深秋于北京

□九黎诗海 2003年10月摄